

ELEANOR MARX

A Life

她这样的一生

爱琳娜·马克思传

[英]瑞秋·霍姆斯 (RACHEL HOLMES) 著 陈慧平 刘曙辉 译



ELEANOR MARX

A Life

她这样的一生

爱琳娜·马克思传

[英]瑞秋·霍姆斯 (RACHEL HOLMES) 著 陈慧平 刘曙辉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TA ZHEYANG DE YISHENG AILINNA MAKESI ZHUAN

她这样的一生：爱琳娜·马克思传

ELEANOR MARX: A LIFE by RACHEL HOLMES

Copyright © 2014 by Rachel Hol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P Watt at united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Cover illustration: (Jenny Julia) Eleanor Marx (later Marx-Aveling) by Grace Black (later Grace Human).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5-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这样的一生：爱琳娜·马克思传 / （英）瑞秋·霍姆斯著；

陈慧平，刘曙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0

书名原文：Eleanor Marx: A Life

ISBN 978-7-5598-0356-6

I. ①她… II. ①瑞…②陈…③刘… III. ①传记文学—英国—现代 IV. 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1554 号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发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电话：（0773）2802178

印刷：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7 字数：430 千字

版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

定价：8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爱琳娜·马克思改变了世界。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她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自身。这是一个她如何改变自身的故事。

她似乎不被社会认可。早年是不被父亲认可。然而,进入公共领域的爱琳娜·马克思是英国历史上的英雄之一。

私人领域的爱琳娜·马克思是一个不寻常家庭中受宠的女儿。她的绰号叫杜茜,父母说,这个绰号与小猫咪(pussy)押韵,而不是与挑剔的(fussy)押韵。她喜欢猫,她不挑剔。她喜欢莎士比亚、易卜生、雪莱夫妇、好的诗和糟糕的双关语。她最喜欢白色,香槟会给她带来幸福感。

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民主的发展进程中,爱琳娜·马克思的一生是最重大、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后,没有一位女性给英国政治思想和实践带来如此深远和积极的影响。她给后代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尽管这种遗产没有得到承认。

爱琳娜·马克思是一个支持革命的女作家,一个支持革命的女人,一个革命者。她言行一致。

社会民主和激进思想是爱琳娜·马克思的家族生意,只是这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逐步转变人们的生活,使他们生活得更好。爱琳娜的父母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后代,她称恩格斯为“第二父亲”。在19世纪40年代革命的欧洲,他们进入政治成熟期。在1848年后的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在全球获得胜利。他们的孩子爱琳娜出生于1855年,是他们思想的现代继承人。

爱琳娜走向社会后,把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学到的理论付诸

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这些理论。她“永远向前”的追求很快就把她带入新世界:莎士比亚的复兴、现代激进戏剧的文化领域、当代小说和早期放荡不羁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她酷爱蒸汽火车,热心采纳新技术,最钟爱的就是打字机。爱琳娜·马克思是英国易卜生主义的开拓者。她首次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译成英文。她自己也走上了舞台,虽然有时会滑稽地令人产生误解。她从不在意个人和政治之间的任何界限,哪怕因此被绊倒、被撞飞。

爱琳娜善于与人交往。她虽然标新立异,但仍能毫不费力地吸引他人的注意。人们与她相处会觉得很舒服。她一生都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与萧伯纳、威尔·索恩、威廉·李卜克内西和亨利·哈夫洛克·埃利斯等人长时间的友谊也只是她与男子关系融洽的几个例子。爱琳娜·马克思和奥莉芙·施赖纳之间密切、持久的关系是伟大女性之间的友谊的体现,这种友谊不仅是文学和政治史上的,而且是生命和心灵上的。

爱琳娜·马克思问:“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希望什么?”为解答这一问题,她一生孜孜以求。

在爱琳娜的童年,社会主义主要是一种与新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意识。在英国,社会主义的起源没有一个统一的故事,因为无论从性质上,还是从意图上,它是激进思想和行动的一种基础广泛而多样化的联盟。杜茜的生活是英国社会主义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正如已故的伟大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的,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小客厅就可以轻松地容纳英国本土的社会主义者。爱琳娜是马克思家族中唯一一个英国本土的社会主义者,爱琳娜和她的朋友们可能就占了小客厅的一半以上。^[1]她说:“在英国,目前社会主义还仅仅是一场文学运动。”^[2]她把这场文学运动从空想搬上街头,搬上政治

舞台。她实践并检验着。

爱琳娜·马克思在集体主义时代长大成人。集体主义在工会运动中最为清晰,它是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及其产生的严重贫富不均有组织的反应。为了少数人的幸福,多数人的利益被剥削,贫穷的工人被迫生产剩余价值。英国当时还没有实施民主选举,投票权根据财产和宗教来分配。工人阶级中的男人被禁止投票。所有阶级的妇女都被禁止投票。穷人也禁止投票。

英国政府、政治代表和议会就像一家设限商店:入口只向特定宗教教派中拥有财产的人开放。因此,工会是第一个人民的议会。尽管宪章运动失败了,19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者同盟也瓦解了,英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传统。

在19世纪60年代,无产阶级组织重组,再次试图解决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后果。19世纪70年代,一种新的工会主义兴起,出现了英国第一批民主政党,其中英国独立工党和苏格兰工党最令人瞩目。爱琳娜·马克思是新工会主义最初的、也是最突出的领导人之一。她把女性主义带到工会运动的中心,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整个欧洲。

爱琳娜经常说,“我继承了父亲的鼻子(我曾经告诉他,我要告他并要他赔偿,他的鼻子显然给我造成了损失),但没有继承他的天才”。恩格斯、萧伯纳、施赖纳、埃利斯、威廉·莫里斯和女儿梅·莫里斯、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艾米·利维和伊斯雷尔·桑威尔,以及其他一些人,会纠正她的这种错误的自我评价。爱琳娜确实继承了她父亲的天才。她所承担的损失不是鼻子,而是性别。

爱琳娜·马克思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当时的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上大学、选举、支持议会代表的权利,无法从事大部分职业,甚至没有掌控自己的生殖和心理的权利。现实的生活环境让她亲身体会到,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成员意味着什么,会有怎样的感受。

她一生都在为平等而斗争。对于玩世不恭的一代而言,她的斗争故事可能听起来令人厌烦。但是,对于当今世界各地在新的社会革命中发现生活意义的人而言,她的斗争似乎熟悉而亲切。

爱琳娜·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先驱。与当今普遍的误解相反,女性主义始于19世纪70年代,而不是20世纪70年代。像所有转化为运动的思想一样,女性主义有着历史经验和具有洞察性的理念。女性主义来到英国,不是凭空产生的。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及其扩张的殖民地中,性别压迫的问题通常被描述为“女人的问题”^[3]。对于爱琳娜·马克思而言,这个表述不准确。于是,她把这个问题向前推进一步,称之为“劳动妇女的辩论”^[4]。她支持和赞赏对妇女选举权的呼吁,她的一些挚友主张妇女选举权。但是,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中产阶级妇女选举权的改革没有解决“针对劳动妇女的社会民主的态度的辩论”^[5]。1895年11月,在给英国社会主义领导人欧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的一封公开信中,爱琳娜清晰地总结了自己的看法: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不是“妇女权利”的代表。我打算和你讨论的是性别问题及其经济基础。所谓的“妇女权利”问题是资产阶级的观念。我打算从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处理性别问题。^[6]

妇女的选举权缺乏对劳动分工、生产和再生产的经济基础的充分分析。对于人类幸福而言,了解经济学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对于女人和男人的解放而言也是如此,男人同样受到父权制的压迫。幸福——爱琳娜想知道是什么构成幸福?她发现,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工作。

1886年,爱琳娜·马克思将现代女性主义带到英国,从而使妇女问题更为激进。

她创造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哲学,并在《妇女问题:从社会主义视角看》^①一文中进行了总结,该文由她与她的配偶爱德华·艾威林合写。同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爱琳娜·马克思与德国社会主义政治家克拉拉·蔡特金一起将女性主义提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议程的首要位置。后来,受该次会议的启发,蔡特金与路易丝·齐茨共同创立了国际妇女节。

作为革命性文本,《妇女问题:从社会主义视角看》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一样重要。

爱琳娜·马克思是其父亲的第一位传记作家。随后,所有卡尔·马克思的传记,以及大部分恩格斯的传记都采用她的作品作为描写他们家族史的主要来源,只是人们往往不知道这一点。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关于一位传记作家的传记。

爱琳娜最初的童年记忆是骑在父亲的肩膀上,突然为不同的景色所触动。站在20世纪两个具有开创性的爱琳娜·马克思的传记作家的肩膀上,我可以看得更远。1967年,乔斯基·苏祖卡出版第一本完整的爱琳娜传记。随后不久,在1972年和1976年,伊冯娜·卡普出版了两卷本关于爱琳娜的研究。她们凭借书中巧妙的描写和无法估量的影响而在传记领域站定脚跟。

19世纪80年代,爱琳娜开始撰写父亲第一个完整的传记。她写信给卡尔·考茨基,回忆了这一计划:

^① 编者注:在后文中简称为《妇女问题》。

他的作品必须如本来的样子,我们必须设法从中进行学习。我们都可以“在他的巨腿下走路”,我们认为自己并不是可耻的,而是光荣的挖掘者。^[7]

女儿们都有条件在父亲的巨腿下走路,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可以穿过巨腿,从另一侧走出来。女儿诞生在母亲的子宫里。当人们试图解释别人的行为时,爱琳娜经常说:“找出那女人(Cherchez la femme)”^①。在寻求了解其生活和心理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遵循这个建议。

爱琳娜·马克思是一群妇女们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女儿,她们认为她与她父亲一样强大;最重要的是母亲燕妮·马克思,“第二母亲”海伦·德穆思以及恩格斯的伴侣莉希·伯恩斯姑妈。成年后,她与女性的友谊维持并发展着。在造就爱琳娜的力量上,这种姐妹情谊与家庭、男性情人一样重要。

爱琳娜·马克思从未完成父亲的传记。在生命的尽头,爱琳娜写信给姐姐劳拉,谈及撰写父亲传记时的斗争:“毕竟,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马克思是伟大的,而作为人的马克思却可能不那么伟大。”^[8]爱琳娜面临所有传记写作都要面对的挑战:个体生命的故事与更宏大的历史安排中的冲突。个人与其生活往往充满矛盾。有时人们遵从的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或确定的理论,而是使人们成为人的具有生物属性的东西,在这方面,男人和女人都一样。

与唯物辩证法一样,爱琳娜·马克思的一生多变而且充满矛盾。她的父亲,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写道:

① 译者注:“Cherchez la femme”是一个法语词组,字面意思是“找出那女人”,指代的意思是,任何涉及男人的问题源头都可能是女人。

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包含着农奴制……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9]

爱琳娜的一生是这些对立的戏剧化。如果将卡尔·马克思比作理论,那么爱琳娜·马克思就是对理论进行实践。这是关于爱琳娜·马克思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故事。在《妇女问题》一文中,她写道,对于女性主义者而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可分离。

她的同辈人——无论盟友还是敌人——都认为她是最伟大的激进改革者和领导者。在她的葬礼上,英国工会大会第一任书记威尔·索恩说,英国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对她称赞的作品数不胜数。实际上,吹捧爱琳娜的书多得甚至令传记作家因找不到负面评论而焦急。爱琳娜的朋友亨利·哈夫洛克·埃利斯写道,“似乎不可能找到对她不利的说法”^[10]。

幸运的是,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爱琳娜·马克思也是人。

她有许多缺点,也经历了挫折和惨败。她的一生充满诸多矛盾。她既不可以被化约为她的公共生活,也不可以被化约为她的私人生活。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所有故事。

毕竟,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爱琳娜·马克思可能是伟大的,但作为女人的爱琳娜·马克思是否同样伟大,只能从她的故事中知晓。

目 录

序言 / I

第一章 世界公民 /1

第二章 杜茜一家 /21

第三章 汉斯·罗克尔的玩具店 /34

第四章 翻阅典籍 /46

第五章 亚伯拉罕·林肯的顾问 /58

第六章 芬尼亚兄弟会会员 /73

第七章 表演者 /94

第八章 山茶萸 /117

第九章 唯一的女候选人 /129

第十章 自己的路 /146

第十一章 阅览室 /171

第十二章 独特的爱情观及其他 /202

第十三章 幻想的破灭 /217

第十四章 教育、抗议、组织 /224

第十五章 娜拉·赫默尔,艾玛·包法利和《妇女问题》 /246

第十六章 自由女神 /267

第十七章 英文翻译 /290

第十八章 我们的老斯托克 /314

第十九章 易卜生迷的插曲 /337

第二十章	我是犹太女人 /346
第二十一章	“哦！染上巴尔扎克！” /363
第二十二章	密室 /384
第二十三章	大胆停止 /410
第二十四章	冬天的素裹 /430

后 记 /450

注 释 /456

爱琳娜作品列表 /512

文献说明 /515

致 谢 /521

译后记 /524

第一章 世界公民

1855年1月16日,星期二,拂晓之前,伦敦,爱琳娜·马克思呱呱落地,她是一个早产儿。苏荷区迪安街28号,在拥挤的房间一隅,欧洲最伟大的政治科学家卡尔·马克思抽着雪茄,焦虑不安。卡尔和燕妮又有了一个孩子。

他们盼着生个男孩,但是生的是女孩。

体贴的海伦·德穆思把深红色的鸦片酊端到燕妮嘴边,燕妮疲惫不堪,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全家人都称呼海伦为伦琴,马克思所有子女出生时她都在场。这是燕妮第六次在家生产。爱琳娜出生一年后,燕妮最后一个孩子弗兰契斯卡因支气管炎去世。燕妮现在41岁,按家庭医生艾伦的说法,她已经属于医学意义上的高龄孕妇,艾伦从苏荷广场附近被紧急派往马克思家里。

因为加入了蜂蜜、甘草和大茴香,鸦片酊变甜了,这给过热的空气增添了几分香料味和焦糖味。浓烈的德国咖啡散发出的令人安心的气味与血迹、樟脑、烟草味和煤尘混在一起。咖啡壶雅致而昂贵,这是燕妮的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它在开裂的陶器、狭窄的环境和破旧的家具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伦琴剪断脐带,把女婴放下来擦干净。随后,伦琴把她放在燕妮张开的手臂里。尽管小,马克思夫妇的新生儿以充满活力的、愤怒的叫喊宣示着自己的到来,伴随着她对生命冲击第一次抗议的,是二楼窗户外苏荷区奏响的街道生活的黎明合唱曲。

在清晨的雪地上,伦敦人的长靴、马掌和车轮嘎吱嘎吱地经过。酩酊大醉的狂欢者大声叫喊着,可能正准备回家或转到临近的小旅馆,对

天气的寒冷和他们冻僵的鼻子毫无知觉。迪安街 28 号斜对面是凯莉小姐剧院,妓女们躲在门口,闷闷不乐地打量着路过的醉汉,计算着他们可能的价值。

从后面的小房间里,马克思听到 6 岁的埃德加反反复复地咳嗽着,这让他感到痛苦——他唯一活下来的儿子正在与肺结核作斗争。

拂晓之前,艾伦医生来做“总的会诊”^[1]。马克思还没有支付过期的账单,但是艾伦医生是社会主义者,特别崇拜马克思,也很同情贫困的移民,所以他还是来了。医生告诫他们,燕妮不适合哺乳,吩咐他们马上找个当地的奶妈来。

埃德加被感染的肺已无法治好,艾伦医生对此深感抱歉。红红的脸颊,明亮的眼睛,滚烫的身体,马克思曾经精力充沛的男性继承人似乎已经在另一个世界命悬一线,而他新生的妹妹正以喧嚷的活力抓住自己的生命。

卡尔和燕妮的老朋友威廉·李卜克内西与厄尼斯汀·李卜克内西住在康普顿老街,上门表示祝贺。朋友们为女婴的出生干杯。她父亲用那恰合时宜的日耳曼语隆重宣告,“世界公民”诞生了。^[2]

马克思一家给威廉·李卜克内西起了个绰号——“图书馆”。为了配合马克思,威廉引用了一句谚语来迎接这个女婴的到来,“一个有趣的小玩意,像球一样圆,像牛奶和血”^[3]。“图书馆”热情洋溢的“牛奶”和“血”给祝酒词定下了基调。

这个孩子天生就要抗争。

第二天晚上,马克思给亲密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了一个便条,告诉他燕妮生了个女儿。因为孩子,他错过了《纽约每日论坛报》投稿的截止日期,本来他准备谈论英国领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军事错误:^[4]

无论昨天、今天还是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给《论坛》投稿,因为昨天我妻子生了个真正的旅行者,不幸的是性别。……要是生的是男孩,事情可能更令人满意。^[5]

对谁而言更满意呢?

在这张便条中,马克思对他最好的朋友强调婴儿的到来是合乎情理的,是夫妻间诚心诚意的行为,这是非常奇怪的。马克思并没有说,如果新生儿是男孩的话,对谁而言更令人满意。但是,他知道恩格斯明白谁更希望有个儿子。

马克思和莫姆(家里人对燕妮·马克思夫人的称呼)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母,珍妮^① 11岁,劳拉 10岁,现在又要负担一个女孩。埃德加没有恢复,艾伦医生告诉他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他们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小福克斯,即海因里希·圭多,他出生于 1849 年 11 月 5 日,过完第一个生日的两周后就死于脑膜炎。

马克思现在 37 岁,对于为女孩负责感到两难。相比儿子,女儿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性别上都是麻烦,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个精明务实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很难欺骗自己,幻想他的女儿可以完全超越 19 世纪社会底层的境遇。然而,因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年轻人,马克思承认女性的平等,也把女性当成平等的人爱着——有时他甚至怀疑她们比男人更进化。在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早期宣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废除妇女作为单纯生育工具的地位”这一基本需要,并认为“资产阶级的婚姻事实上是一种共妻的制度……即公开和私人的卖淫制度”^[6]。马克思仍然希望,教育和平等待遇会增强妇女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像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家长一样,他想要儿子,而这个孩子

① 编者注:爱琳娜的母亲和姐姐均被称作 Jenny,本书采用不同的译名加以区分。

不是儿子。

像所有马克思的女儿一样,这个真正的旅行者用母亲的名字命名,取名为燕妮·朱莉娅·爱琳娜。燕妮这个名字是从曾祖母燕妮·威沙特那儿来的。燕妮·威沙特是爱丁堡部长的女儿,1765年嫁给莱茵兰德·菲利普·冯·威斯特华伦后,学讲一口带着“令人愉快的”^[7]苏格兰口音的流利德语,余生都生活在德国。爱琳娜的母亲——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继承了曾祖母高地血统中明亮细腻的肤色、暗金棕色头发和明亮的祖母绿眼睛,但没有继承她的口音。

爱琳娜名字的来源模糊不清。大家似乎都认为这个名字来自她的苏格兰祖先,但未经证实。在威沙特的家谱史上有好几个燕妮,但是,到爱琳娜出生的时候,这些人已是三个世纪前的模糊影子。在燕妮和卡尔家族树的分支上,或者在亲密的朋友或同事中,都没有爱伦、伊莱恩、海伦或爱琳娜。唯一有类似名字的是他们的终身管家海伦·德穆思——伦琴。

不管来源是什么,爱琳娜都是个大有希望的名字。在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爱琳娜具有共同的词根含义,即明亮的光线和光源。“爱琳娜”被寄予了一个希望:成为像太阳一样的光芒四射的孩子。

爱琳娜出生12周后,埃德加在马克思的怀中走了。马克思对恩格斯倾诉哀悼之情,“我经历过种种厄运,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什么是不幸”^[8]。郁郁寡欢之下,他将注意力转向刚出生的女儿,把所有对失去的爱和儿子转移给她。

直到孩子出生9个月,所有人都称未受洗礼的燕妮·朱莉娅·爱琳娜为杜茜(Tussy)。^[9]如她父母所解释的,杜茜与小猫咪(pussy)押韵,而不是与挑剔的(fussy)押韵。最后证明,父母对正确发音的解释具有先见之明:杜茜不是挑剔的(fussy),而是她自幼就喜爱的猫。杜茜及其变

音“杜莘(Tusschen)”这个绰号可能还有着多个来源。也许是婴儿时期的杜茜在适应伦敦的闷浊空气时老打喷嚏——屋里是煤尘和父亲的雪茄烟雾,屋外是严酷的寒冬。在法语中,Toussier是“咳嗽”的意思,在家里姐姐们与父母主要说的就是法语。在荷兰语中,Tusschen是Tussen的古老形式,这个词意为“之间”。因此,荷兰的古谚语说“Tusschen en tussen”,即模棱两可。与父亲有直接亲属关系的家人大多是荷兰人,生活在荷兰,马克思经常拜访他们。Tuzzy是花环或花结的古英语单词。直到19世纪50年代,Tussie-mussies在维多利亚人中间依旧很流行:精心挑选和安排的鲜花或花束,传达情人之间的秘密消息和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鲜花里的爱情诗。杜茜也是阴道一词的街头俚语。^[10]

杜茜这一绰号众多可能的来源告诉我们,马克思一家有着多个语言的背景。杜茜的姐姐们出生于巴黎和布鲁塞尔,相互之间讲法语,与母亲交替着讲法语和德语,与父亲、伦琴和恩格斯主要讲德语,与家人和朋友则讲法语、德语和英语。

在所有家人中,莫姆是最流利地通晓多种语言的人。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那追求自由、进步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就已经开始准备让她学法语和英语了。爱琳娜出生前不久,马克思开始撰写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运作的巨著,燕妮成了不知疲倦的抄写员。燕妮复制和编辑了丈夫的所有文字,不仅因为她是除恩格斯之外,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辨认他惨不忍睹的潦草字迹的人之一,还因为她是家里德语最好的人,仅次于马克思。

从在子宫里开始,爱琳娜就畅游在德语、法语和英语流利的多语言环境之中,时不时还有荷兰语短语和意第绪语夹杂其中。

对杜茜这一绰号的另一个有趣的影响来自中国。马克思一家人对中国很痴迷,密切关注着慈禧太后的政治活动。爱琳娜的姐姐珍妮有一个绰号是中国的女皇,但爱琳娜取代了她,成为女皇的继承者。慈禧